

石膏像

十一月初，正是夏歷的秋末，各大商店照例的要用千百盞的電燈，數十面的大旗，把他們的門面裝潢起來，舉行一次「秋季大賤賣。」M君吃過了午飯，在房裏踱來踱去，覺着萬分的苦惱，把他獨居的閣樓似的亭子間鎖了，跑到康梯路，跨上電車，打算去買一座石膏像。

M君是一個嗜好文學的青年，他也歡喜其他種類的藝術，尤其歡喜購買

繪畫和雕刻，放在自己的案頭，逐日的欣賞。但他是一個窮敎師，又不曾節省經濟，有時的收入連家用都不夠敷衍，那裏還說得上有餘錢來買名貴的藝術品呢？所以他買的繪畫，大都是價值很低的雕刻，都是些石膏塑的書籍，也都是些不值錢的……

M君是B省人，差不多每年要來上海一次，而沒有一次不是經濟困窘；可是每一次總得買些繪畫或石膏像回去，就是在自己沒有剩餘的錢的時候，他也要向朋友們去借貸，借貸些錢來完成他這種心願。

在過去的幾年間，M君已經有了三個石膏像了。第一個，是他的朋友W君從日本帶回來送給他的，石膏很粗糙，是一個很有名的搨酒罈的全身女像。第二個，是俯視的全身女像，有兩英尺高，右腿很直的伸了出去，使人感覺到柔和，身上披着輕紗，塑得很細。第三個，是一座半身的亞歷山大像，他並不崇拜

亞歷山大，他所崇拜的人的塑像還買不着，這在他不過當做藝術的製作欣賞而已，和買聖母像來快慰自己的精神是一樣的意義。

這一次，M君想再買一座。

下了電車，走到第一家的大商店三樓，他知道在那裏有雕塑陳列。果然，他的經驗並沒有錯誤，在他的前面，在他的後面，在他的左右方，有無數無數的雕刻；有的是本色，有的還染成彩色。他沒有一座不愛，看看標價又沒有一座他買得起。這裏的雕刻，全是礬石製成的，價高的要值七百元，低的也要一百六七十元，你叫他怎能買得起呢？然而，他也不生妄想，祇呆呆的站在旁邊看看……

M君跑到雕刻店裏看雕刻，已經是慣常的事了。每次來到上海，他總要到各雕刻店裏去看幾回。最好的要算北四川路的一家，那家專賣摹雕，樣式

極多，大的比人還要高，都陳列在臨街的玻璃窗裏。這裏他最滿意，每次到上海來總要專誠的去，看一次或兩次，有時還要約着朋友一同去，他在旁邊指點，如同他自己是這些雕刻的主人。就是每次乘電車走那裏路過的時候，他也要向那些偉大的雕刻瞟上一眼。

這一回到上海，他竟去了四五次，又到卡德路辛家花園附近的一家雕刻店裏看過兩次，什麼美術用品社，什麼藝術賞鑑社……他都去過。他的朋友，S美術學校的P君告訴他，在昆明路頭還有一家，他不曾去，因為他不認識到那裏的路徑。

M君又在這裏欣賞了，慢慢的，靜靜的，站在那裏很久。幸而他着的是一套學生裝，還不致被人疑爲小偷。可是誰都知道他買不起似的，每個人在他的身旁走過時，總要輕蔑的看他一眼。他本是買不起，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

他祇有裝做不會看見，還是慢慢的，細細的欣賞着。

後來，他看到玻璃罩裏的一座拿破崙的立像，拿破崙披着大衣，戴着便帽，在那裏俯首沉思，精神表現得畢肖。這座像，在他眼裏已不止看過一次了。第一次似乎在五年前，他那時一眼看見標價是二十九元，心裏猛然的快活起來，（其實就是二十九元他也買不起）再一細看，不成了，原來是斷頭的拿破崙，復又用膠粘了上去的。這自然又是一座，不過標價已從二十九元漲到一百七十元了。他這時忍不住的咒詛起來：

——唉！藝術，你受着銅臭的支配了！

你已說不上神聖了！

你早變

做富兒們的粧飾品了！

製造這些雕刻的藝術家們，是爲着自己的趣味來雕

刻嗎？

是爲着自己的理想來雕刻嗎？

爲着金錢，爲着生活，爲着家人老小的

衣食起居！

他們的製作，不是爲懂得藝術的人們，不是爲所有的窮人，他們祇

是供給富兒們裝飾着客廳和臥室，這算得藝術的神聖嗎？……

——藝術之神喲，我購買雕塑，自信不是由於內心的估據衝動，爲的是欣賞，爲的是要用他們來調劑我的苦悶，來鼓勵我的勇敢……我買不起，我連在這裏欣賞的自由都沒有嗎？還要遭這班市儈的輕視嗎？啊！啊！你神聖的藝術喲……

M君正在咒詛，走來一個胸前掛銅牌的西裝店夥，大約是輕蔑他罷，那店夥有意的指着拿翁的雕像問他：

——要買麼？一百七十隻洋！

——看看。你們有石膏的沒有？他承受了那店夥的輕蔑，沒奈何反問這麼一句，表示他並不是專門來看的。

M君又忍不住痛恨起來，又在暗暗的咒詛着：

——你這市儈！竟敢這樣欺人！我要有一百七十元，我就迎頭擲去，看你可能再輕蔑我！你這可惡的富兒們的狗……

那店夥並不答話，祇對着他上下的打量一番，微微的露出輕蔑的笑，然後嘴裏吹着唢哨走了。

M君在勢不能有什麼反抗，一氣的跑到第二家三樓，那裏果然有些石膏的，但都不愜意。最後，他又跑去看在另一個玻璃櫥裏的磐石的雕刻了。他忘記了適間的憤恨，先把上面櫥裏的雕像看了一回，又蹲了下去看下面的。

在下面有一座很小的雕刻，那就是有名的「拔刺者」，M君看到這一座，又不禁欣慰起來。從這甜蜜的快慰中想到許多名作，想到羅丹的「黃銅時代」，想到關於購買羅丹雕刻的一件往事。

M君很愛羅丹的雕刻，其實，誰不愛羅丹的偉大的雕刻呢？但是他買不

起，祇有在雜誌上找羅丹的雕刻的照片看。這一天，他發現了日本東京丸善株式會社有羅丹的雕刻照片發賣，價值日金二元，他快活極了，忙寫了一封信寄去，請丸善用貨金引換的辦法寄來。他心裏日夜的渴望着這部集子的來到。好容易等到一封回信，但是他失望了，失望了！信裏說，這一部雕刻集早已賣完了，信裏說，他們有全套的羅丹的雕刻的浮雕，是石膏塑的，每套六十個，價值日金八十二元。他有什麼法子呢？他不能買，他買不起，他祇有常常的拿出這封信來看看。

M君想到這件往事，心裏又忍不住憤恨。他咒詛現代經濟制度，他咒詛富兒們的橫暴，他咒詛自己國度裏為什麼沒有美術院，公園裏為什麼也沒有世界的名雕，他覺得窮人們簡直沒有地方排遣他們的苦悶！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，窮人們簡直是在地獄裏生活着。

這雕刻，這有名的「拔刺者」，即使放在玻璃的外面，他又沒有法子拿了走。他看了些時，祇得站起身來跑到第三家去。

在那裏，M君歡欣起來了，他發現那裏有許多他歡喜的石膏像。有小動物，如獅子，雙馬，三馬……之類。有人體，坐的，站的，臥的，單人的，雙人三人的，全身的都有。每一座價值三元至十元不等。他歡喜極了，選擇了半天，他看定了一座碼洋五元折實四元的。

那是一座全身像，約一英尺高，一個健壯的男子，俯首坐在一塊石頭上。筋肉表現了偉大的力，沉思的態度，表現得異常的靜默，石膏很細很光潤，並不需要再磨。

——好罷，決計買這一座。最後他決定了。同時一轉念，想到身邊祇有兩塊錢了，怎麼能買呢？而且還要吃飯……他不禁又愁惱起來。

——今天總未必能賣得出去，明天設法來買，就是這樣辦。他祇有這樣的轉一轉念頭了。

M君很快活的下樓，跑到新世界，乘了第十八路的無軌電車回去。晚飯後，他在燈下獨自籌劃着明天買石膏像的錢以及自己的用費。他已經向朋友們借了不少的錢了，他不願再向他們啟口，因為他們和他也是一樣的窮。自己又沒有錢，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……

有了！M君身上着的是一套呢的學生裝，他初來時穿的却是一套嗶嘰的，是早已脫下了，一時也不需要穿。他想上海的典當，衣服要當八成，利息祇一分八釐，西衣縱然當不出錢來，四成總不成問題，十塊錢一定好當。用四塊錢買石膏像，留六塊錢自己用。不然，那座石膏像是要被捷足者先買去的。他覺得這種辦法比向朋友們借貸的好。

想定計劃，他心裏先暖了幾分，從藤箱裏把那套衣服拿了出來，反復的看了一回，袋裏沒有什麼東西。他用張紙把他包了，又用細繩紮好。時間已經很晚了，他決計明天早晨拿去當。

——十塊錢一定可以的，W的五元頭繩衫還當三塊錢呢！臨睡時，他把自己的信念又堅固了一下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起來了，匆匆的洗了臉，匆匆的看過報，匆匆的挾了那套衣服走了出去。

M君覺得當當不是偷盜，他並不畏怯，也不怕遇到熟識的人，他很有精神，彷彿手裏握了十塊雪亮的銀洋。他跑進一家小押店去，把衣服送到比他還要高二分之一的櫃台上。

一個當舖裏的夥計把衣包接去，打開來，先把褂子看了一回，又看了看褲

子，又把褂子再看一下，然後放在一起，想了一下：

——儂要幾隻洋？

——隨便你。

——那麼，給儂一隻洋，當吧？

——怎麼祇當這一點錢！他奇怪了。

——洋服當不着錢啦。那店夥微笑着，似乎投向他一些輕蔑。

M君氣極了，他想痛罵幾句。他覺得這些富人們豢養的狗也是很可惡的，幫助他們的店東來剝削窮人。來典當的，除了窮人還有誰呢？他們還要加以輕蔑，自己就不是窮人嗎？真正可惡！真正該殺……

M君這時真想一脚把現代經濟制度踢翻，給他個根本改造！
他不再說什麼了，他氣憤得不願一秒鐘留在那裏，從那店夥手裏把衣服

連紙繩一同奪了回來，也不繫包，挾了就走。

到了大門外，他已經決定不再當了，他寧願不買那座石膏像。然而，沒有包好，挾在手裏怪不便當，又要看朋友去，不能帶在身邊，回住處路又太遠，真是無可奈何！

猛然一抬頭，看見那小押店間壁是一家洗衣舖，橫牌是中西合璧的「寶華中外洗衣公司」幾個大字，臨街的玻璃櫥裏還放着一些洗好的衣裳。M君計上心來，跑了進去。把衣服向櫃台上一攢，這櫃台却没有他自己高了。店夥看他氣憤憤的，不曉得是什麼事。正預備問他，他却先說了：

——當給你家。

店夥莫名其妙地翻一翻眼睛。

——替我洗一洗。

——四隻角子。

——好快一點。

——後天有。

M君走出店，想起這一幕戲劇，真是又好氣，又好笑。

——唉，談什麼藝術！藝術，在目前還是讓富兒們去講罷，我不買石膏像了！我要向富兒們報仇去！我要把藝術之神從他們的手裏奪了回來！最後，他又這樣的憤慨着了。

這一次，他沒有買石膏像，祇買了兩幅雕刻的照片，約一英尺寬，一英尺又五寸長。一幅是兩個異性擁抱着靜臥在盤石上，給予人們以沉默的感覺。一幅是一個女性，裸體坐在盤石上，兩手蒙着面龐，伏在交並的兩膝上哭泣，長髮蓬鬆，直垂到小腿灣，顯然是藝術家的苦悶象徵。

義塚

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，我剛寫完一部連續寫了兩個星期的稿件，心裏非常高興；便在這時，同事Y君從外面走來，給我一封已經拆看過的信：

——L君的夫人在上海死了呢！

——怎麼？妻首先驚訝起來。

我的神經也起了一次震動，急急的展開那封摺了幾摺的信來讀。我真

奇怪！下面署名的竟是L君的夫人，她怎麼會死了呢？這其間我知道有些蹊蹺了！於是從頭看了下去：

「……外子於月之十七日（按此係指夏歷）遽染沉痾，服藥罔效，竟於二十一夜十一句鐘溘然長逝……異方作客，痛遭大故，子子無依，慘何可言！兩袖清風，一簣莫展，先生爲外子知己，如荷恩施，則不惟生者戴德，即死者亦當結草以報矣……十二月二十二日。」

在「服藥罔效」的一行旁邊，還注了十四個小字：「初發熱不退，嘔吐不止，然精神尚好。」這封信是L君死後一日發出的，不是他夫人酌親筆，信封上的地名是「上海曹家渡，勞勃生路，廣豐油號。」

「L君死了呢？我叫了起來。」

「Y！Y君有些不信的神情。」